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三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禮二

賈公彥序儀禮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致大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

按儀禮疏曰周禮言周不言儀者周禮是周公攝政

六年所制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言儀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士禮有商祝夏祝鄭氏注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夏祝祝習夏禮者是禮兼夏商故不言周其鮮說鄭注而為之疏者齊有黄慶隋有李孟悊慶則舉大略小悊則舉小略大不無互有修短若乃擇善而從兼增己意其賈氏乎鄭漁仲曰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注耳夫禮記本以傳二禮而反為正經周禮儀禮獨不置博士豈

非漢儒欲伸已說之過與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

按鄭氏注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古文闑為槷閾為蹙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古文甒作廡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古文匴為篹兄弟畢袗玄古文袗

為均將冠者采衣紒古文紒為結贊者盥于洗西古
文盥作浣奠纚笄櫛古文櫛為節賔之面葉古文葉
為擖筵末坐啐醴古文啐為呼束帛儷皮古文儷為
離設扃鼏古文扃作鉉鼏為密某有子某古文某為
謀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古文校為枝腊一肫髀不
升古文肫為鈞啓會卻于敦南古文卻為綌贊見婦
于舅姑古文舅作咎與始飯之錯古文始作姑士相
見禮妥而後傳言古文妥為綏問夜膳葷古文葷作

薫舉前曳踵古文曳作抴艸茅之臣古文茅作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古文釋作舍賓介不與古文與為預鄉射禮挩手執爵古文挩作說兼挾乘矢古文挾作接職長尺二寸古文職為樴燕禮奠觶與篚古文觶為觶更爵古文更為受大射儀頌磬東面古文頌為庸又諾以商至之聲止古文聲為磬順羽且左還古文且為阻公親揉之古文揉為紐聘禮管人布幕古文管作官加其奉于左皮上古文奉為卷使者載

旝古文旜為膳裼降立古文裼作賜羞俶獻古文俶
作淑俟于郊為肆古文肆為肄賄在聘為賄古文賄
作悔十筥曰稯古文稯作緵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
古文待為持膷以東古文膷作香魚腊不與古文與
作豫覲禮太史是右古文是為氏四傳擯古文傳作
傅祭地瘞古文瘞作殪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
南上不綪古文綪為精布巾環幅古文環作還揾用
巾古文揾作振設決麗于掔古文麗為連掔作捥幂

奠用功布古文奠為尊主人髻髮古文髻作括乃杝載載古文杝為匕𦎼者以褶古文褶為襲兩邊無縢古文縢為向左首進鬐古文鬐為耆既夕特鮮獸古文特為俎請讀䁖執筭古文筭為筴設牀第古文第為茨士虞禮藉用葦席古文藉為席播餘于篚古文播為半鉶芼用苦若薇古文苦為枯未徹乃餞古文餞為踐取諸脰膉古文脰膉為頭嗌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食古文饎作糦拜尸備答拜古文備為復

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古文甑為烝上佐食舉尸牢幹古文幹為肝有司徹乃燅尸俎古文燅作尋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古文骼為胳乃爇加儐古文爇作酸又几扉用席古文右作侑扉作茀古文今文其字多異者皆此類也

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按竹書殷太甲十年初祀方明則是祀方明者殷禮也周制天子乘龍載大旆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其因於殷禮者乎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上玄下黄四方各如其方色其即上下四方之明神取象於此故因謂之方明乎

大射儀曰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鄭注曰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為侯祭於豆閒爵反注為一手不能正也天子祝侯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

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

按大射之禮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反位奏貍首以射彼注曰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蓋天子與諸侯射謂之大射周禮樂師曰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

此大射所以歌貍首也大戴記載其全曰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所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强食食爾曾孫侯氏据此則大射為章頭曾孫為尾句鄭以曾孫為章頭非也無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數句皆貍首詩辭鄭以為天子祝侯之辭非也又大戴所引以考工梓人證之曾孫侯氏之上當補貽爾曾孫句下亦當補侯氏百福句庶為全也唐孔氏曰曾孫侯氏者若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是也賈氏曰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二義皆可通也至鄭注以貍之言不来徐廣史記音義曰貍一名不來則當日之取象於貍者因以警諸侯之不來也

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氏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按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則是當春秋之世新宮猶未亡也

陳氏曰古禮辨誤三卷永嘉張淳所校首有目錄載大

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

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

按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

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説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葢専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仲長統曰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記二禮之遺闕故曰禮記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刪為四十六篇謂

之小戴記馬融益小戴記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行于世

按戴記通解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

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為位于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潤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宫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孫為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為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甒筲衡等罌歲久腐敗隘為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朝氏趙氏唯官

唯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為大夫子為士庶則廟又當改毁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

射中得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為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逃遁其說葢鄭以記為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貿貿耳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朱子曰右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按後漢賈逵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是大學中庸皆子思作也宋中興藝文志曰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程子以大學為孔氏之遺書不云曾子是也若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不應於傳中止一引曾子矣且大學之引曾子不猶中庸之引仲尼乎

可謂非子思書乎新安胡氏曰仁宗時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吕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以開四書之端然南史梁本紀曰武帝撰周易講疏毛詩春秋問答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則是於戴記中表章中庸者不始宋仁宗也

隋經籍志云小戴記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于融又為之注

按牛弘傳曰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吕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又唐天文志日度議曰梁大同歷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為明

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閒為正乃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故表準

正論曰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魏徵諫錄曰月令起於上古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只是修

古月令未必起秦代也

唐孔氏月令疏曰蔡邕王肅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

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受朔日則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按月令非吕不韋所作其說已見於前矣其云太尉

為秦官則亦非也鄭氏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據魚豢典略曰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為名國語晉悼公使祁奚為元尉鐸遏寇為輿尉奚午為軍尉管子管藏于里尉又襄二十一年左氏傳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杜預曰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經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則應有太矣故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太

尉河圖錄運法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觀鳳凰如尚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皆周禮所無安見無太尉官耶應劭以太尉為周官者是也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此因大饗帝告廟而受朔也若謂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時與周法不合試問秦以十月為來歲即以十月為來年而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又以何者為來年乎季冬與大夫共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若謂秦以十月為來歲即以季秋為歲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史記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二十六年秦初併天下改年始朝賀皆用十月朔則秦以十月為歲首者不韋死十四年矣安得吕覽中預知十月為歲首乎至謂周郊天服大裘乘玉輅而月令車旗服飾並依時色與周不合亦非也周禮玉輅以祀天而郊特牲云戴冕璪十二旒乘素車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而祭法云燔

柴於泰壇用騂犢又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則素車蒼牲黃馬騂犢之殊安必不因時色乎況乎方郡縣而云諸侯方刑酷而云施惠方坑儒而云選士方焚書而云入學吾知其有不然矣

唐孔氏檀弓疏曰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嫡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嫡孫而立庶子其事同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為篇目

按宋華父魏氏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譌闕無所考證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闕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為可否亦足以見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

有存者然則以檀弓名篇而不以子游何也檀弓為
六國時人生子游之後故得載子游之語若竟以子
游名篇檀弓之語烏從而載之孔氏以檀弓非門徒
而達禮故善之以名篇者非也
緇衣劉瓛云公孫尼子之所作也孔氏疏云按鄭目録
曰名曰緇衣善其好賢者厚也
按緇衣所引詩書字多與今異如詩云有梏德行鄭
注梏大也今詩作覺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陸氏釋文曰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今本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容齋三筆云予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云子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意又不可曉引書尹吉曰惟

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鄭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兌命曰惟口起
羞兌命曰爵無及惡德鄭注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
臣傅說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鄭注雅
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陸氏曰尚書無日字資作咨君
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古文周田觀
寧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
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石林葉氏曰余讀

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閒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宫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無繹字其非牾有如此者徵孔氏則何所取正蓋當時公孫尼子所見之詩書猶或是古文也而古文簡篇脫爛

不無譌舛是以多異同也

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按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瓚鄭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是殷之州長稱伯也孔疏引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

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周禮宗伯云八命作牧又太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紀竹書紀年云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是殷亦稱牧也

曲禮國君不名卿老鄭注卿老上卿也

按公羊傳曰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曰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

糾是也國君不名卿老禮也是亦春秋之義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
彌尊喻其志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
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乃爵為大夫則是未爵為大
夫之時猶以士禮冠之無五十爵命而始冠者故無
大夫冠禮也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亦以
士禮冠之但大夫及士緇布之冠無緌雜記曰大帛

緇布之冠不緌謂此也諸侯位尊則有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謂諸侯也諸侯冠禮與士異故大戴記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冠禮與士同但四加與公冠同若天子則與士異故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氏注曰始冠之冠也大戴記曰成王冠周公為祝詞使王近於人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是天子舊有冠禮其後乃亡之耳天子與諸侯十二而冠士則二十而冠耳漢河間獻王得

古禮於古淹中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而致於天子諸侯之禮是固時其書尚在而今亡矣

祭法𡧍勤其官而水死注曰𡧍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𡧍水官也

按漢書禮樂志曰卨稷始生玄王公劉師古曰卨殷之始祖玄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玄王毛鄭説詩以玄王即契也此志既有契又有玄王則玄

王非卨一人矣据此則玄王為契六世之孫而非契也竹書夏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葢殷追王之為玄王也國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以世數計之知玄王非契也

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陳氏曰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

按孔氏正義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師説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

以待旦因以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今按書牧誓曰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國傳曰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則大武
之曲以宿夜命名義葢有取乎此也

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陳氏曰相即拊也所以輔相
於樂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

按上文會守拊鼓故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承上
而言也鄭讀相為平云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

亦名相因以名焉徐邈思章反是也王肅讀相為去
云相輔相也息亮反是也其實以器言之當讀為平
聲相雖有輔相之義豈可云治亂以輔相乎周禮太
師職云大祭祀師瞽登歌合奏擊拊孔氏書傳曰以
韋為鼓謂之搏拊拊一名相故曰治亂以相也雅亦
樂器者正義引周禮笙師職云春牘應雅鄭司農云
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皮鞔
之有兩組疏畫此蓋以舞者迅疾則擊此訊之爾雅

釋詁曰訊告也詩云歌以訊之亦是義也故曰訊疾以雅也陳氏云訊亦治也失其旨矣

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曰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按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集注謂有圭田所以厚君子又有餘夫之田所以厚野人据周禮小司徒職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氏曰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其

餘卿大夫之子未命為卿大夫者則謂之餘餘夫圭田半於五十畝餘餘子夫治也謂餘子所治之圭田也圭田不税者殷禮周時貢助兼行故亦有圭田即載師之士田也鄭氏曰士田自卿以下圭田也但周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與殷異

管城碩記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瑺

謄録監生臣陳煜

管城碩記卷十四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楚辭集注一

離騷曰字余曰靈均朱子集注曰靈神也均調也

按尚書盤庚曰弔由靈孔安國傳曰弔至靈善也孔

穎達疏曰弔至靈善皆釋詁文伯庸字其子靈當訓

善不當以神靈稱之

扈江離與辟芷集注曰扈被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

江離說文曰蘼蕪也郭璞曰似水薌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辟之處

按史記相如遊獵賦曰江離蘼蕪索隱曰吳録曰臨海縣海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髪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又别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据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其草多蘼蕪芎藭淮南氾論曰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蘼蕪上林賦被以江離揉以蘼蕪以

數説證之則江離與蘼蕪似非一物也本草李時珍曰大葉似芹者為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為蘼蕪總為芎藭苗也斯言得之矣辟芷辟即薜爾雅薜山蘄説文蘄草也生山中者一名薜辟芷猶言蘄茝也爾雅蘄茝蘼蕪説文晉謂之虈齊謂之茝楚謂之蘺又謂之葯廣雅白芷葉謂之葯是也揚雄反騷卷薜芷與若惠兮即辟芷也非以芷生於幽僻為辟芷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集注曰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

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

按神農本草立春之日木蘭先生別錄曰杜蘭本經曰林蘭綱目曰木蓮曰黄心白樂天集木蓮生巴峽山谷間民呼為黄心樹身如青楊有白紋葉如桂而厚大無脊花如蓮花四月初始開二十日即謝不結實廣雅木蘭似桂皮辛可食菓冬夏常似其實如小甘酸美則木蓮木蘭不得為一種明矣

夕攬洲之宿莽集注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按方言曰蘓草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是楚人凡草皆謂之莽草未有冬生而不死者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宿莽也則宿莽蓋專指卷施而言耳卷施或亦為卷施南越志卷施江淮間謂之宿莽晉庾闡賦草則蘩露菤葹梁王僧孺贈顧倉曹詩譬如菤施草心謝葉空存是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拔心不死故原並取之李安溪曰木蘭去皮不死則德行之彌

貞宿莽經冬不枯則才能之彌茂

雜申椒與菌桂集注曰菌渠隕反或从竹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葉黄正圓如竹

按嵇含草木狀曰桂出合浦冬夏常青交阯置園有三種葉如栢皮赤者為丹桂似柿葉者為菌桂葉似枇杷者為牡桂則菌桂乃桂之一種耳張氏文選纂注曰菌薫也即零陵香也謬甚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集注曰荃與蓀同隐居云冬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

按漢江都王建傳繇王閩侯遺建荃葛珠璣服虔曰荃音蓀謂荃與蓀同則非說文荃芥脃蓀香草是荃與蓀别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集注曰薋蒺蔾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

按爾雅茨蒺蔾郭注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茨即

藚蓋惡草也爾雅菉王芻注曰菉蓐也小雅終朝采綠注曰綠王芻也序以為婦人思其君子豈得以惡草加之爾雅又有竹萹蓄注曰似小藜好生道傍孫炎及其氏以此為菉竹思美人篇曰觧萹薄與雜菜注亦曰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與藚相似同為惡草者也至若葹枲耳葹當是務之譌許氏説文務卷耳也後漢書劉聖公傳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字林曰務毒草因以為名郡國志弘農有務鄉蓋

即此也王逸本誤務為葹而因以葹為惡草謬矣葹即宿莽也思美人篇曰嘉長州之宿莽吾誰與玩此芳草又山海經圖贊曰菤葹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其不為惡草明矣

五子用失乎家衖集注曰五子太康兄弟五人也太康盤遊無度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事見大禹謨

按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亡厥國竹書夏啓十一年放王

李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注曰武觀即五觀蓋此五子者謂啓第五子也非謂書五子之歌能述大禹之戒者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集注曰茹柔耎也言心悲泣下而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飾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

按易泰初云拔茅連茹王弼曰茹相牽引貌程傳曰茹根之相連者茹蕙謂以連根之蕙而拭涕連根則

蕙多乃以之拭涕而涕尤多故復霑衣襟而浪浪也

山海經浮山有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氣如蘼蕪名曰薰草張揖廣雅曰鹵薰也其葉謂之蕙陳藏器曰薰草即是零陵香薰乃蕙草根也然則蕙之有根者即所謂茹蕙也詩大雅柔則茹之陸氏釋文曰茹音汝爾雅殺茹也茹無柔耎之訓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集注曰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

按石氏星經曰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天官書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淮南子曰咸池者水魚之囿也郗萌曰咸池者天子名池也飲馬咸池者謂此以咸池為日浴處淮南之妄也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蓋以日所行東出暘谷西經咸池有似於浴耳以為日所浴處則妄矣又扶桑木名日出其下周髀經曰日徑一千二百里石氏曰日暉徑千里周三千里日如此之大豈有出於一木之下者南史扶桑國

傳曰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説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亦以為錦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其國人名國王為乙祁据此則扶桑自是一國日出扶桑不得專指一木也戴埴鼠璞曰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是也大荒東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山名

曰合虛日月所出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東極離瞀日月所出蓋日月之徑千里冬南夏北不常厥處故所出之處不得以一地名之而况於扶桑之一木乎

哀髙丘之無女集注曰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欲遊春宫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

按哀髙丘之無女哀所遭之寡偶也即孟子顧爲有

室願為有家之意求虙妃則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也見有娀則吾令鴆以為媒鴆告余以不好也留二姚則理弱而媒拙恐導言之不固也茍既無媒妁之言是以所如不合也不得已而命靈氛為余占之言雖兩美其必合孰信脩而慕之也若以求虙妃佚女二姚皆求賢君之意夫不求宓犧而求其女不求高辛而求其妃不求少康而求其二姚可謂求賢君乎哉

吾令豐隆乘雲兮集注曰豐隆雷師

按穆天子傳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黄帝之宫而

會豐隆之葬郭璞曰豐隆筮御雲得大壯遂為雷師

然則世所稱豐隆為雷師者亦猶莊子所云傅説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者乎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集注曰窮石山名在

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

按淮南子曰弱水源出窮石山括地志曰蘭門山一

名合黎山一名窮石山史記正義曰合黎山在張掖

縣西北二百里未有以是為有窮國者据竹書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京

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尋谷水東入洛則羿之所居

在河南而近洛也襄四年左傳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是

羿雖據有夏都而始終未嘗離窮國也又哀二十六

年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括地志故鉏城

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羿自鉏遷窮地應相近何由遠引張掖之窮石以為即羿國乎水經注窮水出六安國安豐縣窮谷春秋吳救灊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是也吳氏以為即有窮國也又按定七年左傳敗尹氏于窮谷晉地道記曰河南有窮谷葢本有窮氏所遷也或此為得其實矣又洧盤水名山海經崦嵫之山苕水出焉郭注曰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十道志昧谷在泰州西南亦謂之兊山亦曰崦嵫

見有娀之佚女集注曰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

按楚辭辯證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今紊殷本紀曰桀敗于有娀之虛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正義曰有娀當在蒲州謂此也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有娀氏女簡狄浴于玄丘之水即黑水也亦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集注曰巫咸古神巫當殷中宗之世

按世本巫咸作筮歸藏曰昔黄帝將戰筮于巫咸周禮簭人一巫更二巫咸注曰巫當讀為筮者也南華逸篇曰黄帝立巫咸以通九竅郭氏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此巫咸主醫者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十巫從此升降此則古所謂神巫者也史記封禪書曰太戊有桑穀生于

廷一暮大拱懼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孔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同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史遷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又竹書紀年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鄭康成亦曰巫咸謂之巫官以此證之集注以巫咸為古神巫當殷中宗之世蓋有所本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集注曰記巫咸語也恐鵜鴂之先鳴

百草為之不芳集注曰巫咸之言止此

按其上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又曰告余以吉故又曰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則是曰勉升降以上下葢靈氛語也升降即山海經十巫從此升降也洪慶善補注以為原語朱子辯證斷以為巫咸語夫既為殷之巫咸豈應稱引吕望之鼓刀甯戚之飯牛

椒專佞以謾慆兮檄又欲充夫佩幃集注曰檄茱萸也

幃盛香之囊也椒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茱萸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於香囊

按爾雅曰檓大椒李巡注曰檓茱萸也爾雅又曰椒榝醜郭璞曰榝似茱萸而小赤色禮記内則曰三牲用藙鄭康成曰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榝范至能成都古今記曰艾子茱萸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進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盃盞艾即藙藙榝今川椒檓今秦椒也三牲所用漢律所獻以

檓為香物故也集注乃以為臭物晉孫楚賦有茱萸之嘉木茱萸豈臭物乎椒既謾慆檓欲充幃緫以況羣小競進之意非在香臭之分也

覽椒蘭其若玆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集注曰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

按楚辭辯證云屈子於蘭芷不芳之後更嘆其化為惡物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葢其所感益以

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使此文首尾横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譌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嘆也据此則史公之屈原傳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未必實有其事而鄭袖靳尚上官大夫皆可疑矣又班氏古今人表屈原上中陳軫占尹中上令尹子椒

子蘭中下懐王靳尚下上雖取舍無可取正而要其人則實也乃謂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過矣後漢孔融曰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豈亦妄為是言哉雖離騷以香草喻君子雜卉喻小人非必定為椒蘭而發而騷之言蘭者十言椒者六如所云幽蘭不可佩謂申椒其不芳余以蘭為可恃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謾慆檓又欲充夫佩幃而欲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綦難哉此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

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者也揭車凡兩見前言畦留夷與揭車者是也爾雅藒車乞輿注云藒車香草見離騷据本草拾遺有揭車香陳藏器曰藒車香生徐州高數尺黄葉白花齊民要術曰凡諸樹蟲蠹者煎此香令淋之即辟也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集注曰邅轉也後漢書注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

按易屯二曰屯如邅如王弼曰正道未行困於侵害

故也邅也此所云邅吾道者蓋亦屯邅之意也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酈道元注曰禹本紀與此同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則云五萬里者蓋妄也但此河水所出之崑崙世以為地之中非肅州之崑崙也禹貢崑崙析支渠搜前漢地理志

金城臨羌縣有崑崙山祠燉煌廣至縣治崑崙障後漢書竇固出燉煌擊崑崙塞注曰崑崙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葢河源崑崙為大崑崙是為地中此為小崑崙不得為地中也十六國春秋後魏昭成帝建國十年凉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

九歌東皇太一集注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

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按春秋元命包曰中宫天極星星下一明者太一常居文耀鉤曰中宫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當是天皇大帝之號也是時楚僭稱王因僭祀昊天上帝故有皇太一之祠祠在楚東故於皇太一之上加一東字非以配東帝為東皇也漢郊祀志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徐堅曰昊天上帝一曰天皇大帝一曰太一其佐曰五帝

則東皇乃太一之佐耳豈太一反配之乎其辭曰穆將愉兮上皇上皇即太一是也朱子謂楚俗信鬼而好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娱神原既放逐故頗為更定其詞據甄烈湘中記曰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棲于此山而作九歌焉隋地理志曰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則九歌乃原所自作也集注謂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則得之矣

雲中君集注曰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按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杜注入雲夢澤中是雲中一楚之巨藪也雲中君猶湘君耳尚書雲土夢作乂爾雅楚有雲夢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湘君有祠巨藪如雲中可無祠乎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亦猶湘君云横大江兮揚靈耳豈必謂雲際乎封禪書晉巫祠東君雲中索隱曰王逸注楚辭雲中君雲也則以雲中為雲神自逸始矣

湘君湘夫人君不行兮夷猶帝子降兮北渚集注曰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者也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

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鄭康成曰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昌黎黄陵廟碑曰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注以湘君爲正妃之稱則次妃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朱子集注本此然楽山

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九歌之有湘君湘夫人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間之有虙妃也此之為神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妃靈達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假復如此禮嶽視三公瀆視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

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祈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稱夫人也帝王世紀曰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于均徙于封所故卒葬在焉竹書紀年曰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汭約注曰后育娥皇也帝舜五十年陟方乃死后已死二十年矣何從與女英溺于湘江而改稱為湘君耶逸注以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妄矣

大司命少司命集注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

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按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户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五祀無司命泰厲則是天子之泰厲稱泰其司命亦應稱泰諸侯五祀有公厲不得稱泰則司命亦不得稱泰可知矣元命包曰三能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司禄主

兵又論語讖曰上台上星主兗豫下星主荆揚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州下台上星主青州下星主徐州又祭法鄭氏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故九歌太司命曰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謂此也此惟天子得祀之楚祀大司命僭也少司命者甘氏曰司命二星在虛北又曰司命繼嗣移正朔故九歌少司命曰夫人自有兮美子又曰竦長劍兮擁幼艾謂此也此則楚所舊祀者先代之制不得而棄之故雖僭

祀太司命又無祀少司命也周禮肆師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小祀用牲鄭司農曰小祀司命以下則從司命以上者得用玉帛牲牷其為大祀稱太可知矣若文昌四星亦為司命黃帝占曰主賞功進賢則此乃主司王命非主壽命者也

東君集注曰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按覲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

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漢郊祀志曰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楚既祠皇泰一而又祠東君是皆僭禮之大者原因其祠而作歌蓋承習相沿而不覺耳

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集注曰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

按前漢天文志曰秦之彊候太白占狼星張衡大象賦弧屬矢而承天韓公賓注曰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原葢以天狼喻秦巳欲操弧以射之而孰意其矢反激而淪降也史記曰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則此以東君喻君以天狼喻秦從可知矣

河伯集注曰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黄河之神耳

按胡應麟筆叢曰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世率以馮夷為水神頼此折之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集注曰崑崙山名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按河圖曰風后對黄帝曰河凡有五皆始開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崑崙

西北隅史記大宛列傳曰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云唐書吐谷渾傳曰積石道總管侯君集任城王道宗追吐谷渾王伏允登漢哭山戰烏海行空荒二千里閲月次星宿川上望積石河源又吐蕃傳曰會盟使劉元鼎逾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

曰悶摩黎括地志曰阿耨達山亦曰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河即經稱河者也明一統志曰崑崙山在西番朶甘衛西北番名一耳麻不莫剌山極髙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黄河源在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髙瞰之燦若星列番名火敦腦兒東北流百餘里滙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又合忽蘭

等河始名黄河又東北至陜西蘭縣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此黄河九曲千里一曲一直之大較也至黄河隨地異名後魏書龜兹國傳龜兹東有輪臺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黄河也又于闐國傳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黄河也宋契丹志其地有梟羅箇沒畀水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黄河也元史河源志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崑崙

以東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黄河也其他

蓋不勝記云

管城碩記卷十四

管城碩記卷十五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楚辭集注二

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集注曰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生

按三合然後生者莊公三年穀梁傳文也注引徐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是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集注曰圜謂天之形也則法也九

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按說卦傳乾為天為圜圜與圓同故圜為天也九重九層也淮南曰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近西儒所測第一重最下曰月輪天第二重曰水星天第三重曰金星天第四重曰日輪天第五重曰火星天第六重曰木星天第七重曰土星天第八重曰恒星天第九重最上曰宗動天歴學疑問曰以視差言之與人目遠者視差微近則視差大故恒星之視差最微以次

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天圜者為動天所掣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近地心則與動天漸遠而左旋漸遲即右移之度反速故左旋之勢恒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為最遲也右移之度恒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也是二者宛轉相求其數巧合高下之理可無復疑以此推之天實有九重非以九為陽數之極而云九重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集注曰沓合也問天地相接之處

何所沓也答之曰天包地外非沓乎地之上者也十二云者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二月辰在星紀十一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

按周禮大宗伯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注曰十有二土分野十有二邦也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賈公彦曰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又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又云歲之所在則我之分野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此問天地相接之際何所沓合而十二分野又焉所分自當以分者答之不當以交會者言之也若以日月所交會為十二分而斗柄所指亦有十二又何必不為十二分乎

出自暘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集注曰歷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

按王蕃依劉洪乾象之法而論渾天曰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與赤道東交于角五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

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三度是也日南至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

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弱此黄赤二道之中交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處斗二十一

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郊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昬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昬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至于周天里數無聞焉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又按帝王世紀曰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閒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集注一百七萬四千里四字誤當作一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集注曰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此說誤矣果如此未望之前西近東遠既望之後東近西遠安

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乎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其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以此觀之非既死而復生也

按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厥四月哉生明孔安國傳曰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又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傳曰始生魄月十六

日也周書世俘解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又曰二月既死魄小開武曰惟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公緘咢銘曰唯十有四月既死魄蓋月光自為生死望後明死朔後明生不全借光於日也死則又育之說與書傳並同烏得云誤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括說本此非創論也宋祖冲之曰星體自有光曜非由稟日始

明令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又梁武帝嘗儀曰月體不全光星亦自有光非受明於日若是日曜月所以成光去日遠則光全去日近則光缺五星行度亦去日遠近五星安得不盈缺當知不然太陰之精自有光景但異於太陽不得煇赫星月及日體質皆圓非如圓鏡當如丸矢以數說證之月自有光曜生魄死魄乃月自為生死耳大戴記曰朱草生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止日落一葉白虎通曰蓂莢樹名

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一莢皇甫謐曰若月小餘一莢抱樸子曰堯觀蓂莢以知月由此觀之草木以朔望自為榮落月光不能自為生死乎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集注曰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女岐之事無所經見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即謂此然蓋荒無所考矣

按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郭

璞圖賛曰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
乃娠乃字生男則死又大荒東經有司幽之國思士
不妻思女不夫郭注曰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
合而生子皆此類也
伯强何處惠氣安在集注曰伯强大癘疫鬼也以其强
暴傷人故為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
按山海經曰東海渚中有神人曰禺猇禺猇生禺京
禺京處北海郭璞曰禺京即禺强也禺强字玄㝠水

神也莊周曰禺强立于北極龍魚河圖曰北海神名禺强非謂癘鬼以强暴傷人故為之名字如郊特牲鄉人禓庚氏注曰禓是强鬼之名也

何闔而晦何闢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集注曰宿音秀藏與藏同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轉運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按春秋緯曰角二星天闕也左角為天田南三尺曰

太陽道右角爲天門北三尺曰天陰道黄帝占曰日月五星出中道天下太平曜靈者日之光曜非即謂日也旦則日行於角宿之中暉光所燭萬里同晷未旦則日之光曜將安藏乎詩庭燎云夜未央毛傳央旦也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若乃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無待于問矣何闔何開亦以角爲天關而云然非假借也又説苑辨物篇曰二十八星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劉熙釋名曰宿宿也言星各止

住其所也宿讀如再宿一宿之宿不必改音秀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集注曰舊說謂鯀死為鴟龜所食鯀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鯀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

按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厭火災王子年拾

遺記曰鯀治水無功自沉羽淵化為玄魚入于羽山下修玄魚祠四時致祭嘗見瀺灂出水長百丈噴水激浪必雨降漢書越巫請以鴟尾魚厭火祥今鴟尾即此魚尾也又案爾雅曰鼈三足能龜三足賁史記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据此鴟龜皆水族鯀化為黃能入于羽淵任鴟龜或曳或銜何遂聽之非鴟鳶之鴟謂鯀死為鴟龜所食也順欲成功帝何刑焉言鯀所以

致此者負命毁族耳若能順帝之欲而成功帝又何刑之乎至舊説謂鯀死為鴟龜所食鯀何以聽而不爭此大悖也夫既云鯀死而又誰與之爭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集注曰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問鯀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

按辯證曰補注引山海經言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

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竊之而帝怒也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為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鯀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然經所謂祝融者乃炎帝裔孫為黃帝司徒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器一作嚚路史術嚚生條及句龍羅苹注言共工埀為句龍子舜典咨埀汝共工馬融注曰為司空共理百官之事則是共工為祝融之後故亦謂之為祝融而帝舜命之共理百官因以殛鯀于羽郊如呂

刑之稱重黎肩征之稱羲和皆以其後世子孫稱之不必即是人也且又一祝融非顓頊之後為高辛火正者施與弛通舍也此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舍非謂三年不殺也爾雅殛誅也邢昺曰誅責竹書帝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鯀洪範鯀則殛死孔傳曰放鯀至死不赦所謂不施者是也孟子以殛鯀為舜則是遏之羽山者自是帝舜而竊帝之息壤者乃竊帝堯之息壤非上帝也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孔傳曰

無塊曰壤正義曰九章筭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家語息土之民美即息壤也史記秦武王迎甘茂於息壤注曰秦邑不聞其為長息無限也郭云息壤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謬矣若以為上帝欲息此壤帝未有明命鯀烏知帝所欲息在於何壤即用之而不得謂之為竊矣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集注曰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圓則也墳土之高者也

按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周書作雒解受則土于周室爾雅則常也注謂常法也此言九則者即禹貢之冀賦上上錯兖賦貞青賦中上徐賦中中揚賦下上上錯荆賦上下豫賦錯上中梁賦下中三錯雍賦中下凡九也觀周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則此言九則不得為九州之界明矣又九經釋文墳起也馬云有膏肥也言九土貢賦皆有法則何以墳起而肥之也

應龍何畫集注曰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

按獄瀆經曰堯九年巫支祈為孽應龍驅之淮陽龜山足下其後水平禹乃放應龍於東海之區至應龍以尾畫地集注所引山海經今經無是文据漢周憬碑應龍之畫柳州天對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則古本自應有是文也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集注曰九州

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涔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按禹貢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皆凖地之形勢從下向上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在冀東南

兾兖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鄒子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蓋問禹别九州何所經營布置非謂九州之大安所錯置也蓋九州之水皆入於海復有大瀛海環之此所以東流而不溢也夫亦孰知其故哉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集注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筭術所能推之而書傳臆說又不足知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厚於歷筭若有依据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

按太乙金鏡經曰昔燧人氏仰觀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河圖括地象曰地廣東西八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詩含神霧曰

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其言蓋有所本

焉有石林集注曰未詳

按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鳯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

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當即為石林也杜子美鳳凰臺詩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絶蹤石林氣髙浮亦即以此為石林矣

何獸能言集注曰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中有之

按孫氏瑞應圖曰黄帝廵于東海白澤出能言達知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為除災害又曰駃騠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禹治水有功而來又曰角端日行萬八

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聖主在位達方外幽隱之事則角端奉書而來抱樸子曰黄帝窮神知姧者出於白澤之辭也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集注曰虬見上餘未詳

按五帝本紀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徐廣曰黄帝號有熊索隠曰黄帝號有熊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帝王世紀曰黄帝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封禪書曰黄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

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故

問焉有龍虬負熊以遊也周拱辰注曰虬龍與熊絶

不相類而相負以遊葢神熊也山海經熊穴恒出神

人即此也其說非是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集注曰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

未詳

按山海經玄股之國其為人食敺勞民國其為人手

足盡黑郭璞圖贊曰玄人食敺勞民黑趾即玄趾也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曰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此禹貢黑水之三危也鄭康成曰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水經注渭水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故有苗谷此則放三苗之三危也而近世儒者混而一之或三苗始遷苗谷後又徙於沙州耳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集注曰彈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其說怪妄不足辨

按魏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世謂堯時有十日其說蓋出於此夫堯時而果有十日哉据尹子盤古篇曰女媧補天射十日假令天果有十日媧

皇既射之矣堯時又安得有十日乎即或有而羿彈之竹書紀年夏帝廑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又帝癸二十九年三日並出所謂彈日者又安在乎劉向說苑曰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漢五行志曰周靈王時有黑如日者五晉愍帝建興五年三日並照唐書突厥傳突厥咸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非真天有十日五日也王充論衡曰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此最為確論也淮南曰若木在

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注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花光照其下地則亦非真日可知若果為真日楊子曰日月之徑千里不千里不足以照六合以十日計之當有萬里豈有棲於一木者山海經曰帝俊之妻生十日又曰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是蓋以十日命名者耳羿所射十日何必不然至以湯谷為十日所浴亦以日入於濛汜出于湯谷有似於浴唐呂温作狄梁公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

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豈真洗日哉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鄭氏注曰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聖王之世妖不勝德十日妖而羿射之是其職也况天問羿焉彈日亦未審其為堯時否也堯時安有十日哉又按張衡靈憲曰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蓋在天成象者耳烏在其有羽毛可落哉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一鼂飽集注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下

二句未詳

按趙氏吳越春秋曰禹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曰吾娶必有應所謂閔妃匹合厥身是繼也鄭康成曰禹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孔氏書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此蓋閔禹重繼嗣而娶何嗜欲不同味而徒快一二鼂之飽乎

皆歸䠶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集注曰

䠶一作射鞫一作鞠此篇之義未詳

按詩陳師鞠旅鞫即鞠承上文言啓所以思惟所憂而能拘執有扈俾王道四達而不悖者以其陳師鞠旅統歸於䠶鞫無敢或害於厥躬故也何禹既薦益於天而天下臣民頓革從前之舜之禹之故跡而獨思禹之播降以為吾君之子乎据竹書帝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師伐有扈皆一年事也故原連及之洪氏補注引汲冢書益為啓所殺竹書帝啓六年

伯益甍祠之無啓殺益事漢律歴志曰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皆不合經術亦此類也

管城碩記卷十五